

海峡两岸客家服饰的嬗变探析

文 / 陈东生, 刘运娟, 甘应进

摘要: 基于客家6次迁徙划分与民系形成学说, 提出客家服饰嬗变分为五个时期, 即分为服饰的形成期、发展期、繁荣期、衰落期和振兴期。客家先民经过第四次大迁徙后, 承袭中原汉族服饰是他们区别于南方土著人的主要外在标识。经过后来的第五次、第六次大迁徙的移民浪潮和时代变迁, 客家服饰逐渐孕育成为客家身份的外在象征。同时指出台湾客家服饰嬗变仅有繁荣期、衰落期和振兴期这三个时期。

关键词: 客家; 女子服饰; 嬗变; 海峡两岸

1 引言

“客家(Hakka)”在《辞海》中的解释是: 在4世纪初(西晋末年), 生活在中原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而南迁, 至9世纪末(唐朝末年)和13世纪初(南宋末年)又有大批汉人南迁至闽、粤、赣、川等地, 即现在的福建、广东、江西、广西、湖南、四川、台湾等省区以及海外。为了与当地的土著人加以区别, 这些外来移民称自己是“客户”, 是“客家”, 是“客家人”。自西晋以来的大量中原汉族人口向南迁徙, 尤其是伴随客家民系在闽粤赣交界地形成, 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 客家是中原汉民南迁而成已有定论^[1]。

服饰是一个民族、民系共同文化心理外在体现的主要形式, 民族、民系借以相互区别的第一表现^[2]。从精神文化表现层面的生活理念、伦理观、价值观、审美观等角度, 从物质层面的服装的材料、服装款式、服装结构、服饰色彩、服饰图案、服饰工艺、服饰配饰等角度, 研究客

家服饰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关于客家服饰文化的研究, 早期主要集中在服饰基本类型与特点方面, 如郭丹等的客家服饰文化^[3]。近几年, 有许多从艺术学、社会学、历史学角度探讨其服饰文化的成果, 如肖承光客家服饰色彩研究^[4]、陈东生的客家服饰的文化特征^[5]、刘运娟的客家服饰根源研究^[6-7]、林成子的六堆客家传统衣饰的探讨^[8]等。

纵观客家2000余年的变迁, 客家服饰的款式也在悄然地更新换代, 不同的时期流行的服饰特别是女性服饰的款式不尽相同。由于客家男子服饰与中原汉族的服饰差别不大, 客家男子传统服饰基本保持了明朝服饰样式, 经由大襟衫、大裆裤发展到对襟衫、长袍配马褂, 又从对襟衫发展为中山装和西装。因此, 本文重点探析客家女性服饰的嬗变。同时, 基于客家民系形成于明代中期^[9], 文章以客家民系形成以后即明末至现在的客家女性服饰为主要研究对象。

2 客家

2.1 客家迁徙

客家民系的形成源远流长, 基于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观^[10, 11]和近年来的深入研究^[1]。客家先民有过6次大规模的南迁^[12], 是中原汉军戍边、汉官谪宦、汉民迁徙南方而成的汉族族群。客家先民几次南迁的终点是闽西南、赣南、粤东北区域, 即闽、赣、粤三省的交界地带。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的这一地域, 土著人为畲、瑶、蛋、僚等南方少数民族, 周代以前无汉人居住, 古称“百越之地”。这里的土著人正直勇敢、仁厚宽容、诚实好客、乐于助人, 有着大山一般的性格秉性。为了能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一个安宁稳定的生存环境, 南迁汉人入乡随俗, 与当地土著人和平共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中原文化逐渐与土著文化互相兼容、互相同化、互相融合。

基于文献资料^[1-13], 客家“六次大迁徙”历经2000余年, 从中原河洛到江汉平原, 跨过大别山、翻过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于文化视角的海峡两岸客家服饰艺术研究》(09YJA760017); 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纺织服装技术与海西服饰文化应用研究》(闽教高(2009)8号)

作者简介: 陈东生, 博士, 国家2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闽江学院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院长

越南岭, 远离原乡迁到沿海山岭, 越过台湾海峡, 到大洋彼岸, 终于形成现今的客家民系。

第一次大迁徙, 发生在秦始皇时代。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为了巩固新取得的南方国土(即岭南地区), 派兵 60 万大军“南征百越”。公元前 214 年, 秦始皇再派 50 万兵丁“南戍五岭”(今两广地区)。公元前 207 年, 秦朝灭亡, 两批南下的秦兵留在当地, 成为首批客家人, 后代子孙被称为北江客家。

第二次大迁徙, 发生在两晋时期(公元 220~589 年)。东汉末年, 黄巾起义, 烽火连天, 黄河流域的汉人相继南迁。三国时期, 中原战乱 50 多年, 民不聊生, 四处逃难。到了西晋末(公元 317 年), 因北方“五胡乱华”, 晋元帝率领诸臣南渡长江, 中原汉民人心惶惑遂辗转南迁, 有的携家带着迁到离中原尚近的江淮南北地方, 有的举族举村进入今江西鄱阳湖区域及赣江流域和闽西的北部地区。这次迁徙到闽西、粤北、赣南的中原汉人便是客家先民, 他们与当地的畬族、闽越族等杂居共处, 相互融合, 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

第三次大迁徙, 发生于唐至五代。先是唐代安史之乱, 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 迫使大量中原汉人南逃。后又唐末黄巢起义以及契丹(辽)、女真(金)入击中原, 使得北宋王朝帝都向江南搬迁, 大批中原汉人南迁至闽西南、粤东北一带山区。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一些南迁到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的汉人, 就把这里视为“世外桃源”定居下来, 生息繁衍, 有的传到几十代。

第四次大迁徙, 发生于两宋时期。这一时期, 中原先是为金所占, 百万汉人南移, 经赣南西向入闽, 汀州在宋元之际成为客家人聚居的中心地区。从南宋末至元朝以后, 蒙古人南下, 大批客家先民又由闽迁粤, 梅州成为客家新的聚居中心。基于王东的“语言习俗形成说”研究成果^[14], 在赣闽粤交界处的赣江、汀江、梅江之三江流域的山区已经形成“客家大本营”, 客家话通行, 中原风俗盛行, 一个独特的族群即客家民系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孕育并最终形成。

第五次大迁徙, 发生于明末清初时期。明末清初满人南下主中国, “客家大本营”的客家人口不断膨胀, 在抵抗清的入驻无力之后, 闽粤赣客家大本营客民分头迁徙, 被迫散居各地。于是客民多从梅州、汀州等地迁往粤中、粤西、粤海滨地区和桂、湘、川、台等地, 形成客家分布全国许多地区的格局。这次大规模的迁徙, 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称作“西进运动”, 四川的客家基本上来源于这次“西进运动”。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 清政府特别鼓励移民由“湖广填四川”。

第六次大迁徙, 在清末民初时期, 是一次世界范围的迁徙。清咸丰年间(1851-1864)爆发太平天国起义, 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以后, 参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客家人怕遭株连, 不仅在国内且主要是向海外大迁移, 近的向海南、香港、澳门、台湾、南洋群岛, 远的甚至到达巴拿马、巴西、以及欧美。

客家第一次迁徙在秦汉时期, 秦开五岭为客家之源, 此后五次迁

徙为客家之流, 客家第一次迁徙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 除了以上六次大规模的南迁外, 中原汉人也有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迁者, 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的。这其中, 只有闽粤赣系和源自这一系的人, 才被称为客家人。

2.2 台湾客家

台湾客家, 就是指血缘来自大陆, 现今散居于台湾各地的客家人的泛称。客家人迁居台湾, 主要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15], 闽粤客向台湾的迁移, 最早始于明代中后期。民末清初, 民族英雄郑成功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之后, 大量招募大陆人民入台, 开荒垦殖。正是从这时候起, 闽粤两省的居民开始大规模的迁移台湾, 而客家大本营地区的客家人也随之进入台湾。

在迁移台湾的过程中, 由于迁入地人口及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同, 以及向台湾迁移路线的差异, 导致客家人在台湾各地的分布及形成村落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大部分客家人迁台是在清乾隆解禁之后, 此时平原一带肥沃的土地已先被开发, 因此客家族群在台开垦的地区大多集中在南台湾的六堆地区、中台湾的东势地区以及北台湾的桃、竹、苗地区。大致而言, 客家人在台湾的分布, 经历了一个以台南为中心, 继续向南开发, 然后再向北发展的先南后北的过程, 当今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屏东、新竹、苗栗、桃园等县^[15, 16]。

明末清初以来, 经由闽南和粤东越过海峡, 向台湾地区移民的客家人, 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人口主体, 并以移民携带的中原文化作为

台湾社会构建基础^[17]。以目前的分布看,台湾的客家区域可分为北、中、南、东四地区。

2.2.1 北部客家人

北部客家多指苗、竹、桃三县的客家人。苗栗以海山线划分,海线为福佬人的村落,山线是客家人居所。新竹县除五峰之外,余均为客家人的居地。桃园县南境的龙潭、平镇、杨梅、观音、新屋、八德以及半个中坜市都属于客家。

2.2.2 中部客家人

早期包括清水、神冈、丰原、潭子、石冈、新社、东势及台中南屯一带,后来多数客家向内山迁移,或者落脚在新社、东势地区,或者翻山越岭,进入埔里盆地,最后移至南投县的国姓、水里、信义等地区。彰化的平原一带曾有过客家人居住,彰化的埤头、员林、和美、田尾、永靖,都是客家人开垦过的地区。在云林沿海的仑背、麦寮,少数部落仍有客家人。

2.2.3 南部客家人

南部客家一般称为六堆客家人。六堆共分为中堆、前堆、后堆、左堆、右堆以及先锋堆,其中的中堆位于现今的屏东县竹田乡,前堆包含长治和麟洛两乡,后堆则在内埔乡境,左堆涵括最南的新埤与佳冬,右堆为高树及高雄县的美浓镇,屏东的万峦称先锋堆^[18]。

2.2.4 东部客家人

台湾东部纵谷地带的客家人,鲜有从大陆原籍直接迁入,大多数是在后期经由西部迁移过去的^[19]。在兰阳平原近山地区,在花东地区,都有人数不少的散居客家人^[19]。

台湾的非纯客住县有19个县市:桃园县、新竹县、苗栗县、屏东县、彰化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中

县、台中市、台北县、台南县、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东县、宜兰县等,总人口460万人。据2008年台湾客家人口比例排序:新竹县68.4%是客家人,苗栗县为64.8%。其次桃园县37.6%、花莲31.9%、新竹市29%、屏东县23%、台东县22%、台北县16.7%、台中县16.2%、台北市15.8%、高雄县14.3%、台中市14.1%、基隆市14.1%、南投县13.9%、高雄市12.1%、嘉义市10.3%,其余县市比例不足10%。

3 客家服饰的嬗变

客家先民的第四次大迁徙后,在赣闽粤交界处的赣江、汀江、梅江之三江流域的山区,逐步形成独特的族群即客家民系。进而经过后来的第五次、第六次大迁徙的移民浪潮和时代变迁,客家服饰逐渐孕育成为一种客家身份的象征。基于客家迁徙划分与民系形成学说,这里提出的客家服饰嬗变划分为如表1所示的五个时期,即分为服饰的形成期(或曰承袭期)、发展期、繁荣期、衰落期和振兴期。

3.1 客家服饰的承袭期

这一时期,虽然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孕育并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族群,即客家民系,作为中原南迁而来的一个民系,客家人以中原汉族为正统观念,崇尚中原风

俗,服饰上依然坚持着中原汉人的服饰古风,穿大袖宽衫,下摆不开衩,保持了中原服饰宽博及右衽的基本特征,面料比较精美高档,色彩比较华丽,女子下装主要是宽口裤或在其外穿裙,保持了明代末期服饰的“唐装”的样式特征^[19]。

从文献记载来看,裤子到了商朝时才出现。秦汉之际的裤子,已从胫衣发展到可以遮裹大腿的长裤,裤子之外还穿着有裳裙。据明代张萱撰《疑耀》记载:“古人裤无裆,女人所用皆为有裆者,其制起自汉昭帝上官皇后,令男女皆服之。”明代的仕女们穿宽口裤,裤外多套长裙或围裙。由于裤比裙行动方便灵活,劳作庶女多好用。中原南迁而来的客家,经过长期的迁徙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尚处于不稳定的生活,不可能通过短时期与当地土著居民的接触中汲取更多东西,尤其是在服饰风格的改变需要长时间的地理环境和生活习俗等多方面的熏陶与积淀才能形成^[20]。

因此,这个时期的客家女性服饰主要是沿袭穿用中原汉族服饰^[21],造型宽松肥大,尽显唐朝和明朝的服饰特征,本文称这一时期是南迁客家服饰的承袭期。当然,在当地土著居民眼里,这“唐装”式样的服饰就是客家人自己独特风格的客家服饰,所以,这一时期在土著居

表1:客家服饰嬗变的时期划分

名称	历史时期	分界点
承袭期	两宋时期末	第四次大迁徙完成,赣闽粤交界处形成“客家大本营”
发展期	明末清初	第五次大迁徙完成,客家分布全国许多地区
繁荣期	清末民初	第六次大迁徙,清朝统治被推翻
衰落期	20世纪中后叶	建国前后
振兴期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改革后,振兴客家,文化创新

民眼里意味着客家服饰的形成期。

3.2 客家服饰的发展期

在赣闽粤交界处的赣江、汀江、梅江之三江流域的山区已经形成“客家大本营”之后，“客家大本营”的客家人口不断膨胀，这些客家人及其后裔似乎围着赣南、闽西、粤东北一带山区地带往返辗转，与当地的土著人反复磨合。同时因受当地独特的地域特征、气候环境、风俗习惯的影响，客家服饰在款式、形制与文化内涵上又逐渐创出了自己风格和特点，客家服饰的特征基本形成。如图1所示，既保持了中原宽博及右衽的服饰基本特征，也溶入了当地土著人以短窄为上的服饰特点。上衣是“大襟衫”，右衽斜下开襟，布纽扣，女性服装常在襟边或袖边加一、二条饰边（讲究些的为绣花饰边）。客家最常穿的大裆裤，以裤裆深、裤头宽为特色，特别是大裆裤的腰间一定要摺叠几层才能系紧。无论上衣或是裤子，客家人的服装都保持宽松肥大的古风。宽松肥大，不束缚身体，这种离体式的服装，参加劳动的时极其舒适方便。旧时，一般男女都不穿“底裤”（内裤），讲究者多穿一件较短的长裤就是了。内衣，则一般都穿“褂子”，比外衣狭窄，有“大襟”、“正襟”两式。

由于长期生活和劳作在山地环境之中，客家的服饰既保留着中原汉族衣饰的传统，又自觉不自觉

地受到当地畲族和瑶族等土著文化的影响，服饰色泽以蓝、黑、灰、白居多，朴素、方便、实用是客家衣着的显著特性。客家服饰没有中原传统服饰那样明显甚至严格的等级意义，典型的客家服饰，就是大襟衫和大裆裤，这种浓厚的汉族民系特色服饰成为了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末清初，“客家大本营”的客家人口不断膨胀，第五次大迁徙后客家人分布全国许多地区。客家人为了适应南方的生存和山区劳作，他们不断地吸收与借鉴居住地文化中与南方自然环境相适应的风俗习惯，使得客家服饰逐渐变得更加实用，衣身长度变短，袖子长度变短，衣衫厚度变薄，服饰的面料也由华贵走向质朴，服饰原料以当地的麻或棉织物为主，服饰色彩逐渐向黑、灰、蓝等素色转变。由于客家女性长年累月参加山地劳动，为了方便劳作，防止蚊虫叮咬和荆棘刺伤，同时受当地畲族妇女服饰的启发，她们开始摒弃中原汉族的裙装，改穿腰头宽大、裤管较窄的裤装。

3.3 客家服饰的繁荣期

第六次大迁徙后，清朝之后即从民国时期开始。这个时期的客家服饰用的原材料极为丰富，客家服饰款式也大为增加。如上衣增加了衫、背心、夹袄、挂甲之类的款式，裤装增加了抽头裤款式。

这一时期，客家男女衣服同为衫、袄、挂甲、裤，女子另外有裙。衫为单层，系夏天穿。男子，大抵为对襟短衫或长衫。女子，为大襟衫，这时的年轻女子夏季已经多着大襟短衫。秋冬季节的衣物，一般采用大襟式，有短袄、长袄或棉袄等。女人冬天还穿过膝夹袄。挂指甲马褂，穿在长袍之外，依据质料分为冬或夏穿。裤，客家男女穿着相同的大裆裤，有时客家男人穿裤腿裤。其中，富者穿绸着缎，绫罗加身；贫者穿家机布，自织自穿。为了节约腰头，学会了用较粗糙的便宜布与裤身进行拼接，腰头的结构形制有了较大变化。农村女子普遍系着的一种围裙“掩腹”，其实可以掩胸，下摆宽及两侧，上端缝花刺绣，另加“颈链”、“腰链”和“牙牌”、“手镯”等服饰。除此，还有冬头帕、童帽等为客家特有的常服^[2]。

大襟衫在演变过程中，根据山区生活和劳动的需要，衣身进一步变短了，袖子变得相对窄小，服装的固定形式也逐渐发展为用扣子固定。同时，随着由以手工制作为主，开始使用机械制作了。这一时期，中原女性已经有穿旗袍者，而客家女性仍是觉得宽松肥大的大襟衫舒适方便，不愿意流行旗袍这种贴体式服装。

3.4 客家服饰的衰落期

民国中期，先是客家男子穿的侧襟衫逐渐遭到淘汰，长衫马褂增多。当时客家社会上层男子出外或会客以穿长衫为主，有时还在外面加马褂套在长衫上面。进而随着西风东渐，客家服饰发生了很大改变，客家人由穿着朴素渐变为穿着入时，少部分女性改穿凡士林洋布的蓝衣黑裙，有的开始穿旗袍。



图1: 大襟衫与大裆裤

男子开始穿中山装,穿用西化服装之风冲击着客家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提倡艰苦朴素,都兴穿解放装或中山装,夏天穿短袖列宁装,青年女性穿连衣裙,而对襟衫、大襟衫只能在僻远的山村偶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客家人开始频繁地与外界进行交流,她们的服饰开始被外界同化,男人西装革履,女人西裙时装,一些独有的服饰设计元素开始丢失,客家服饰特色几乎丢失殆尽。据作者走访,即使是在闽西客家祖地,也很少有裁缝才会制作客家服饰,会做客家服饰的人都非常少,客家服饰正在越走越远。

3.5 客家服饰的振兴期

几年前作者在走访长汀、龙岩等地时,发现一部分老人仍在穿客家服饰。她们说“大半辈子了,穿习惯了!”这些老年妇女,还备有一套新衣裳做寿衣用,较富有的老年妇女则会把银簪、手镯、耳环等客家服饰的配饰送给儿孙。相比之下,中青年客家男女大都不再穿客家服饰,他们普遍认为客家服饰过时了。在现实生活中,客家服饰正在渐行渐远。

就传承与创新而言,客家服饰有许多中华文化的特色与内涵,有许多值得传承的技艺和值得传播的文化。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海内外都在提倡文化创意产业的



图2:2006年作者在福建永定与客家老妇合影

复兴,其中客家服饰文化与艺术元素的传承与创,引起了海内外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如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自1971年第一届恳亲大会以来,2011年在北海成功举办了世界客属第24届恳亲大会。各届大会承办城市,争先展示城市文化和客家文化。

在大陆,有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闽江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赣南师范学院、韶关学院、嘉应大学等等都建立了主要从事客家研究的机构。在闽江学院,近年来与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共同举办海峡两岸服装设计作品联合展演,还有海西服装节、浙江旅游服饰设计大赛、湄洲岛旅游文化节等,都相继推出新客家服饰,仅闽江学院纺织服装研究所就已经设计出30多个系列的客家服装。

4 客家服饰在台湾

客家人最早赴台可上溯至明朝中期,但大批东移台湾始于18世纪以后。大致而言,客家人在台湾的分布,经历了一个以台南为中心,继先向南开发,然后再向北发展的先南后北的过程,形成了台湾南部、台湾北部两大客家聚落群体,通称为“南部客”和“北部客”。

娄子匡先生的《台湾民俗源流》指出“中原的民俗自然传播到台湾,闽南和粤东的民俗,大量的甚至加强了民俗行事,处处时时都能见之于台湾,眼睛一望,到处都是闽粤风光,耳朵一听,随时都有闽粤调。闽粤之俗有谁能把它和中原之俗隔绝。”^[23]鉴于台湾客家人大都是18世纪以后迁台,所以可以认为台湾客家人的服饰发展

是在大陆经历过承袭期、形成期之后,在迁徙台湾前后经历了繁荣期,现今已过衰落期而进入振兴期阶段。

4.1 客家服饰在台湾的繁荣期

客家服饰在台湾的繁荣期指清领时期,其时间横跨自客家人迁台至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客家人迁台,因其民性保守,继续受中原传统伦理和习俗的影响,承袭在大陆的客家穿着。服饰的形制款式仍然保持客家传统,色彩图案、纹饰线条多呈福禄寿等吉祥特征。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大陆时装饰部分比较华丽而繁复,到台湾后则更显简朴。男装与童装与在大陆时没有什么不同,女装的长短与宽窄上略有差异,但基本服装结构一样。

迁台后期,“南部客”因其在平原地带生活和劳作,故仍保持古老大襟衫的较长长度。“北部客”根据丘陵山区生活和劳动的需要,衣身进一步变短了,袖子变得相对窄小。在台北三峡镇,由于土地适合栽种可以制成染料的马蓝,加上有清澈的溪水可以漂洗,溪畔可晾晒染布,曾造就当地蓝染布业的发展。

4.2 客家服饰在台湾的衰落期

客家服饰在台湾的衰落期,包含日占台湾时期(1895-1945)至光复后的20世纪中后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精神上、文化上,日本人都对台湾实施了掠夺式的殖民统治。特别是日占后期,日本人加剧推行殖民化政策,明文规定要改台湾人的传统服装为西式服装,甚至

为和服,试图切断台湾与大陆的精神与文化联系。例如,男子穿着的中式服装的纽扣由传统布扣改为西式纽扣,女子大襟衫被强制改短改瘦。图4为1930年的台湾桃园已婚女性,已经改留七分短发,上身穿棉质右开襟短袖衫,下身穿西式百褶裙,足穿西式皮鞋。至民国三十四年(1912年为民国元年,作者注)时,规定战时简便的男女服式,男为军服形态,女为短上衣配灯笼裤^[6]。冯作民先生《台湾历史百讲》指出:“到民国二十年前后,由于台胞和日本人的生活接触频繁,所以台湾都市人的服装就逐渐和日本人接近。到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时,他们强迫所有台胞废除中国式的服装,像这样一个民族强迫另一个民族改变他们的固有风俗,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一件事”。^[24]日占台湾中期,西服、和服传入台湾,三峡镇的染布行业逐渐萎缩没落。

台湾光复后,台湾岛内快速的工业化及经济现代化,使得客家人赖以维生的农业经济急速式微,客家人开始从乡村走向都市,从西部



图4:1930年的台湾桃园已婚女性
(引自范静媛“台湾客家妇女服饰文化研究”照片43)

走向东部。如北部客向台北市发展,南部客向高雄市发展等。男子着西装,女子穿时装,客家服饰在大都市已丢失殆尽。唯有在客家核心居住区,如在美浓、高树、竹田等地,尚可见当地中老年妇女仍是悠然自得地穿着客家大襟蓝衫。

4.3 客家服饰在台湾的振兴期

1987年,台湾客家人创建《客家风云杂志》。2000年之后,台湾当局设置了一个主管客家事物的机关“客家委员会”。有了机关,有了预算,随之就有了各种客家文化的维护和传承发扬活动的开展,如客家文化博览会、客家桐花祭。一些大学也相继成立客家文化研究机构,如成功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屏东科技大学客家产业研究中心、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等,使得客家议题的研究有了理论基础。

在今天,三峡镇为了保护传统蓝染,并赋予新的生命,将蓝染精致化、艺术化,成立有“三峡历史文物馆”,并发展成为观光休闲产业。在台湾,有2011年度客家创意学童制服设计比赛、2006全国客家意象布料设计竞赛、2010台北县都会客家花布蓝染流行创意服饰设计比赛等。如2011年12月8日在台北的客家创意制服设计比赛,34位服装设计师从370多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展示了具有客家传统服饰元素的时尚制服。同时,还展示了5位知名时尚设计师运用客家元素设计的45件各行各业的客家创意制服。2009年12月26日,作者参观了第一届客家特色国际展,以客家特色产业为展示主题,包含农特产、工艺、美食、服饰、人文艺术、文化节庆及观光旅游等内容,从传统的文化器物演变为今

日的文化创意商品,运用客家元素妆点现代创意造型设计,并透过影音体验、多媒体互动、实体展示等多元方式,展示客家文化创意产业艳丽的创新成果。在创意设计区,分桐花迎宾组、好客花布组、好客礼品组及好客T恤组等4组,吸引2216件作品参赛。图5系作者2009年在台北参观第一届客家特色国际展。



图5:作者在台北参观第一届客家特色国际展

5 结束语

本研究的时间范围为客家民系形成的明代中期至本世纪,研究的对象为客家妇女日常穿着的历史嬗变。基于客家的六次迁移观点与民系形成学说,本文认为:

客家先民经过第四次大迁徙后,承袭中原汉族服饰是他们区别于南方土著人的主要外在标识之一。经过后来的第五次、第六次大迁徙的移民浪潮和时代变迁,客家服饰逐渐孕育成为客家身份的外在象征。

客家服饰嬗变分为五个时期,即分为服饰的形成期、发展期、繁荣期、衰落期和振兴期。在台湾,客家服饰仅经过繁荣期、衰落期和振兴期。

客家人服饰的款式虽然也在不断地变化更新,不同的时期流行的服饰不尽相同,但是总体来看不管在哪个时期客家人的服饰都离不开朴素、简易的特点。

在21世纪的提倡回归质朴自然的今天,蕴含丰富文化的传统大襟蓝衫、大裆裤、客家花布等,如果将时尚流行概念注入到传统客家文化的质朴、简约的客家服饰设计之中,必将焕发出无尚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乔还田. 天下客家一家亲 [J]. 人民论坛, 2005(1): 93-95.
[2] 雷弯山. 区域文化具有两面性[C]. // 多学科视野中的客家文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 89-101.
[3] 郭丹, 张佑周. 客家服饰文化[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91.
[4] 肖承光, 刘勇勤. 客家服色中的蓝色情结 [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3(2): 99-100.

[5] 陈东生, 刘运娟, 吴灏. 客家妇女服饰的文化特质[J]. 东华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 8(4): 46-49.
[6] 刘运娟, 陈东生, 甘应进. 浅析客家服饰文化的根源性与融合性 [J]. 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2008, 21(3): 38-41.
[7] 刘运娟, 陈东生, 甘应进. 客家女子服饰的演变 [J]. 纺织学报, 2008, 29(9): 108-112.
[8] 林成子. 六堆客家传统衣饰的探讨[M]. 台北: 原色印刷, 1988: 108-112.
[9] 杨海中. 试论客家形成于明代[C]. // 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 496-498.
[10]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44.
[11] 罗香林. 客家源流考[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89: 26.
[12] 冯秀珍. 客民迁徙六次说与第一徙的重要历史意义 [J]. 客家研究辑刊, 2007(2): 135-138.
[13] 新. 客家探源[J]. 福建农业, 2003(7): 38.
[14] 王东. 客家学导论[M].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96: 60.
[15] 王东. 客家学导论[M]. 台北: 南天书局, 1998: 235-238.
[16] 雨青. 客家人寻根[M]. 台北: 武陵出版公司, 1996: 205.
[17] 刘登翰. 论海峡文化[J]. 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 2007(4): 4-9.
[18] 刘还月. 台湾客家风土志 [M]. 台北: 常民文化, 1999: 24-28.
[19] 陈东生, 甘应进. 新编中外服装史[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 18-66.
[20] 黄能福, 陈娟娟, 钟漫天. 中国服饰史[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44-68.
[21] 刘凤颖. 客家妇女服饰史的研究[J]. 国际纺织导报, 2010(5): 70-75.
[22] 张天涛. 赣南客家传统服饰的礼制特点和色彩纹饰 [J]. 艺术理论, 2008(4): 168-169.
[23] 姜子匡. 台湾风俗源流[M]. 台湾省政府新闻处, 1971: 76.
[24] 冯作民. 台湾历史百讲 [M]. 台北: 青文出版社, 1966.

(收稿日期: 2012年6月16日)